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主編 孫 遜 「韓」朴在淵 潘建國

朝鮮所刊中國珍本小說叢刊

8

刪補文苑楂橘

效顰集

花影集

鍾離葫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主編 孫 遜 「韓」朴在淵 潘建國

朝鮮所刊中國珍本小說叢刊

8

刪補文苑楂橘

效顰集

花影集

鍾離葫蘆

《刪補文苑植橘》提要

《刪補文苑植橘》是一部由朝鮮文人選輯的中國文言小說集。凡一、二冊，收錄作品二十篇。據朝鮮英祖大王（一七二一—一七七六）《題文苑植橘》詩，編者為「金甲」，即金景賢（一六三四—一六八四）。此書曾登錄於朝鮮英祖三十八年（一七六二）乾隆二十七年）定山李氏所編《中朝小說題辭圖本》。在出版上五朝刻法字本，總圖國立中央圖書館《山文庫》、韓國中央研究院、日本石川藏書紀念圖書館《漢學堂文庫》等均藏有刻本。吾等本館用了朝鮮英宗十年（一六八四）題辭二十三、年）至英祖三十六年（一七六〇）英祖二十五年）間「第二校書館所藏體字」，則復刊印則開羅紙或在一七六〇年前。此外，尚有若干抄本傳世。《刪補文苑植橘》所錄大多為清人譯著，乃由東白曉對月行之一種譯著了。《增史》、《古今圖書集成》、《國色天香》諸書，其中收錄了兩篇在中國流傳極少的明代文言小說《魚情願》和《第十一娘》。據其文獻史料價值，臺灣輔國師文大專教授朴在源國家圖書館館印字本影印，另附錄朴在源館藏別冊抄本（三十一號）、《魚情願》兩篇。

刪補文苑植橘

臺灣輔國師文大專教授朴在源國家圖書館館印字本影印

001

《刪補文苑楂橘》提要

《刪補文苑楂橘》是一部由朝鮮文人選輯的中國文言小說集，凡二卷二冊，收錄作品二十篇。據朝鮮英祖大王（一七二五—一七七六）《題文苑楂橘》詩，編者為「金相」，即金錫胄（一六三四—一六八四）。此書曾著錄於朝鮮英祖三十八年（一七六二，乾隆二十七年）完山李氏所編《中國小說繪模本》，存世版本有朝鮮活字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一山文庫、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日本石川武美紀念圖書館「成簣堂文庫」等均有藏本。活字本使用了朝鮮肅宗十年（一六八四，康熙二十三年）至英祖三十六年（一七六〇，乾隆二十五年）間「第一校書館印書體字」，則其刊印時間最晚或在一七六〇年前。此外，尚有若干抄本傳世。《刪補文苑楂橘》所錄大多為唐人傳奇，乃輯采自晚明刊行之《豔異編》、《情史》、《古今說海》、《國色天香》諸書；其中收錄了兩篇在中國流傳稀少的明代文言小說《負情儂》和《韋十一娘》，頗具文獻史料價值。

茲據韓國鮮文大學教授朴在淵所藏朝鮮活字本影印，另附錄朴在淵藏朝鮮抄本《韋十一娘》、《負情儂》兩篇。

刪補文苑楂橘卷之一

隋書

卷之

一

隋書

卷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隋書卷之辛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素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然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嘗公之驍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
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
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
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
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
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
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
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
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
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
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
貧亦有心者焉宅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
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
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
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
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也銜之十年

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容氣宇真丈夫也抑知太原有異人乎靖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靖之同姓年幾何曰年僅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類見之李郎能致我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傷也但速轍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同詣

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鬼郎君文靜方與客

三

議論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喜之遂致酒延焉旣而太宗至不衫不履神采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未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虬髯曰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决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驃卽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靖到果見二乘攬衣登樓卽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

我於汾陽橋如期至橋道士虬髯已先在矣同訪文靜時方奕棊揖起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棊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公旁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座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棊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它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

刺補文苑摺補

甲

十一

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中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于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于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昇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

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舉杯告靖曰此皆珍瑤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其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

刑補文苑植橘

五

相賀復回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蘇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螻蛄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虚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表箋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姻婭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

宋補文苑種補

六

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說其有無今一更登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宅則待

其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梳烏鬢髻插金鳳釵衣紫綉短袍着青絲輕履胸前挂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杯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旁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各香美珠壓鎮其上彼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燭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射而殛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念徃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酌德聊副於咨謀

夜漏三時往迤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滅
王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道承嗣書曰昨來暮
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
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
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
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于宅
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賫帛三萬匹各馬
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
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
循當捧鼓後車來在屢鞭馬前所置紀綱外宅兒者

刺探之英權權一

八

十一

本防宅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
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
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
世人災患時里有婦孕又患蠱症某誤以芫花酒下
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
誅蹈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
十九年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
國家平治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弔昨至魏邦
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

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
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
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
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
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乘
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
泣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察與蓋天之勳臣一
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
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
是時爲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
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
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擘一甌與生
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
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間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
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悅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
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
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
日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犬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邪生又白其隱語
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刺檀文苑補

十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乎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匹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
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
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禡殺之遂宴
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但已斃
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
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綉戶不扃金釭微明
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
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

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雍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爐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瓜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桎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

刑補文苑植橘

十一

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驚者遂歸學院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如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母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年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

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七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古押牙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

刑補文光樓補

十二

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官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它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郡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聚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邪于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致于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

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牕隙間窺見無雙奔質明
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惟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
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厮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
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竒以獻雕鏤屏
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
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
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
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
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
流氣促惟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
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
暑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
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
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
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
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
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特

刪補文苑植橘

十一

一